

民國史料叢刊

252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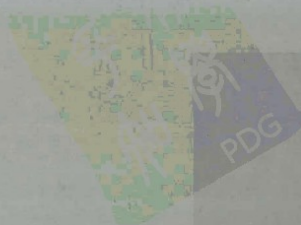
政治・軍隊戰爭

海軍抗戰事蹟彙編 <二>

海軍採訪

海軍進駐後之南海諸島

 大象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民國史料叢刊／張研、孫燕京主編

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9.2

ISBN 978-7-5347-5439-5

I. 民… II. ①張…②孫… III. 中國—近代史—史料—民國

IV. K258.06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09) 第022264號

民國史料叢刊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政治·軍隊戰爭

總策劃 耿相新

責任編輯 楊吉哲 李光潔

封面設計 劉冬王

出版 大象出版社 (鄭州市經七路25號 郵政編碼450002)

網址 www.daxiang.cn

發行 大象出版社總發行部 電話：0371-63863551

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

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

印張 9.25

總定價 180000.00元

若發現印、裝質量問題，影響閱讀，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。

印廠地址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運成街甲6號

郵政編碼 100176 電話 (010) 67889166

民國史料叢刊
252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政治・軍隊戰爭

海軍抗戰事蹟彙編 八一

海軍採訪

海軍進駐之南海諸島



大象出版社

中山艦薩艦長師俊事略及抗戰殉難之經過

黃恭威

薩君諱師俊字翼仲，福建閩侯縣人，幼聰穎，及長，卓犖有大志，畢業於烟台海軍學校，歷任副官，參謀，及順勝，公勝，青天，楚泰，中山艦各艦艇長，爲各長官所器重，治軍恩威並用，士兵有疾病者，勤加慰問，遇急輒傾囊相濟，深得軍心，有古名將之風焉。

余與君爲莫逆交，每談及忠義，激昂憤慨肝胆如見，其兄師同又余之南京水師學堂同學，相處甚得，乃弟本折，亦締交有素，故其家世，余知之甚詳，君娶於蔣，無出而卒，師同以次子澧泉嗣之，今肄業於武漢大學。

○
當八一三戰事發生，敵以海陸空軍進襲淞滬時，中山艦奉令，奔馳於甯澄間，力籌防禦，余是時于役滬上，任修艦事，君方努力前驅，罕通音問，其姪澧泉則肄業於滬江大學，憤暴日之強，痛國勢之貽危，日以談

憤自矢，適中央招考航空員，遂思投身航校，爲殺敵報國地，向余就商，余囑其赴京請命，會值大場陷落，滬西戰事正烈，京滬交通，亦幾斷絕，澧泉不憚艱阻，乘軍用車星夜兼程入京，其勇敢實本於家學，越兩日，澧泉返滬告余，以君允所請，初試及格，覆試獲選。則吾願可償，惜其時戰局突變，首都淪陷，澧泉之志，竟不克酬，至今猶以爲憾，迨抗戰後二月，余奉調海軍服務，在京晤君詢及澧泉投考航空事，君謂際此強敵壓境，國家民族，正在危急存亡之秋，凡屬國民，均有荷戈衛國之責，故澧泉之投効航空，予曾勵其志，而贊其行，以不私情誤國事，倘此時人人存食生怕死之心，則抗戰前途，安有勝利之望，其忠勇之氣慨，固足爲家庭表率，尤可爲軍人模範也。

國府移渝後，海軍旋由京遷岳陽，各艦亦多駐防該

處，余與君過從益密，君鑒於寇氛日熾，引爲隱憂，時有舉目河山之感，去歲七月二十日敵機三十餘架初次侵岳，圖炸毀本軍各艦，彈下如雨，而各艦高射炮集合迎擊，員兵均抱有我無敵決心，愈戰愈奮，約數十分鐘，敵機始遁去，民生江貞兩艦被彈片炸傷，餘尚無恙，此次敵機傾全力而來，賴各艦長指揮得宜，將士亦咸奮用命，使敵摧滅駐岳全部艦隊之狡謀卒不獲逞，是晚余晤君，致慶幸，君云國難至此，軍人以身許國，遺囑已立，生死禍福置之度外，此後，惟有以一腔熱血，與暴敵相周旋，余聞其言壯之。

旋以時局關係，各艦多離岳分防各處，海部先是改爲海軍總司令部亦徙湘陰，余與君，岳陽一別，從此竟成永訣，思之不禁泫然，當武漢撤退之初，各艦均駐防漢岳間，敵機以前次襲炸，目的未達，乃四再聚，而施其各個擊破之毒計，十月二十四日，中山艦適巡防金口，遇敵機二十餘架，翔翔該艦上空，輪流擲彈，首將中

山艦望台炸毀，君適在台上，指揮殺敵，不料一彈擲來，正當其衝，兩腿創鉅，不能展步，然猶奮不顧身，下令發砲迎擊，及敵機彈盡退回，艦員始知君受傷慘重，流血不止，會議將受傷員兵，用舢舨載往岸上醫治，君猶言，諸人儘可離艦就醫，惟我身任艦長，職責所在，應與艦共存亡，萬難離此一步，嗟夫，君以激烈抗戰而身受重傷，在生死呼吸之際，仍以職守爲念，其平日之任事忠勤，於茲可見一斑。

中山艦員兵正在負創劇戰之時，艦尾中一彈穿過艙底，雖經該艦員兵，盡力堵塞，但以傷及要害，無術挽救，斯時水溝艙內，來勢益猛，各艦員不得已先將君及負傷者登舢舨，其餘員兵亦陸續而下，乃舢舨甫離艦數尺，而中山艦隨即沉沒，該艦原名永豐，爲我總理在粵，蒙難時座艦，因改今名，以留紀念，今竟不得長存，而與波臣爲伍，惜哉。

俄頃敵機復結隊前來，飛行極低，視舢舨中，有身

着軍服，袖章輝煌者，祇爲該艦長官，乃用機槍連續射擊，君於是爲衆彈之的，目標所集，遽卽殉職，抱恨而終，以君之生前英壯行狀考之，其毅魄忠魂，定化怒濤，飛撼三島。

彼時，余在後方，嘗問多梗，得君噩耗，全軍袍澤

悲憤交集，觀其平日矢志之堅，及臨陣死事之烈，誠可驚天地，而泣鬼神，倘吾輩軍人，皆能效君成仁取義之志，爲民族復仇雪恥之謀，不特本軍光榮歷史，足煥耀於世界，而吾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大業，於焉賴之，斯卽本篇敘述之微意焉。

田家鎮海軍砲隊作戰回憶

劉松

田家鎮要塞配備分南北兩岸，此與長江其他要塞，顯然不同，且係一大優點，南岸砲台（稱田一總臺）位於當池口東之沿岸山地，地勢最爲適宜，不特目標隱蔽，即發砲砲火或空中轟炸，均多受死角阻礙，不易向之轟擊。北岸砲臺（稱田二總臺），築於當池口對面之盤塘沿岸小山上，地勢不及南岸之險峻，但亦不惡，每總臺屬兩分臺，每分臺配砲四尊，概爲德式十生五口徑，射擊有效約達七千公尺，兩岸合計十六尊，實力頗爲不弱，盤塘位於武穴上游約十公里。田家鎮市集係在盤塘上游四公里。馬當失守後，田家鎮地位更見重，委座曾有明確的指示：「……田家鎮要塞乃我大別山脈及贛北主陣地之鎖鑰，五九戰區會戰之樞軸，亦武漢最後之屏障也」。徐州會戰以後，敵人仍不放棄速戰速決的迷夢，由豫東平原企圖席捲武漢遭遇挫折後，改道溯江西

進，馬當湖口相繼淪陷，九江亦因敵在姑塘登陸而放棄。當時我軍的戰略，乃沿大別山及贛北瑞昌新佈防。敵人溯江西犯武漢的略線有三：1. 由九江經瑞昌陽新趨通山咸寧，2. 由黃梅趨廣濟滯水。3. 正面突破田家鎮要塞，側擊兩岸我軍，在三條路線中，以第三條地勢上對敵人最爲有利，因可最有效地利用海軍的優勢，發揮立體的戰術；然而我砲隊早已洞燭其奸，準備一切，敵如來犯，決不予以生還。自湖口失守起，即入戰時狀態，日夜戒備；晚間和衣睡於砲側，敵知我有備，不敢正視，不得已而擇其次，採取兩岸夾進戰略：南岸攻瑞昌，北岸犯廣濟，正面俟隙衝入。我軍亦集合大軍於贛北及廣濟一帶迎擊，敵艦此時止於在武穴下游懸樑；但逐日曾有敵機轟炸或偵察。我以戒備嚴密，敵終無隙可乘。南北岸兩翼大軍，因此得免側擊威脅，或後顧之憂。

而專心於殲滅敵人，造成瑞昌廣濟兩役之大勝。後敵源源增援，拉鋸月餘，完成消耗戰之目的。敵陷瑞昌後，連迫陽新，廣濟亦於九月九日失守，敵分兵趨淦水，攻斬春，企圖包圍田家鎮，同時敵千餘人。於九月十一日由武穴登陸，敵艦四艘，敵艇三十餘艘，亦發現於武穴江面，當時北岸我軍有口口師及口口師兩師，第口口團擔任田家鎮要塞外圍線；由斬春至龍坪，第口口師擔任內圍線；由馬口至武穴。要塞核心由口口師口口團擔任，武穴保屬前進陣地，故僅駐兵口口連警戒，在敵人登陸後，該連且戰且退，終以衆寡懸殊，全連幾全部壯烈犧牲。敵巡洋艦四艘，旋急泊武穴，我們殺敵的情緒，頓見緊張，於沸點，個個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，咸以日夜期待了一個月有半的敵人，終於自來送死！可惜敵艦距離，仍在一萬公尺左右，僅爲我最大射程所能及，爲節省彈藥計，不得開砲，敵艦亦無動靜，僅敵機轟炸加劇，惟我偽裝完善，敵無目標，濫投炸彈，我均無損失。入

晚，敵艦燈號頻頻，徹夜不停，我們置之不理，翌日，敵艦徐徐上駛，以廿餘艘橡皮艇爲導，進行掃雷工作，進至九千公尺射程時，又不敢前進。屢屢開砲亂轟，漫無目標的，射擊從最遠處至最近，又從最右換至最左，時常變遷，無射擊之目的存焉。空中轟擊亦接連不斷，我們沉着應付，置之不理，究竟此種轟炸，毫無意義，祇足表示敵人畏却的心理而已。對於精神上，敵人以為可以藉此動搖我們堅決的意志；殊不知反加強了我們死守的決心。

敵艦逐日接近，至九月十六日下午，已進入七千公尺以內。我們以機會難再，連日被敵砲擊彈轟不得還擊的抑鬱情緒，現在可以痛快一下了！陳××總臺長命令一下，全砲已開始咆哮了！畢竟敵人機警，一見我砲光閃灼，即速以抱頭鼠竄的姿勢，開滿倒陣，向武穴退去。除泊武穴的敵艦外，一共四艘的三艦，和數十艘橡皮艇，在江上自相碰撞，亂成一團，狼狽情形，難以罄述。

，一直退至武穴以下，神色始稍定，停俟。同時我砲彈落處，水花四濺，均落在敵艦首附近。我以敵已退出有效射程以外，即停放。後司令部傳來電話嘉許我砲隊射擊準確；並謂有一艘敵艦由其他兩艘拖帶下駛，當係擊中導語。全臺官兵聞之益見奮發加緊戒備準備敵再上駛時予以更嚴厲的懲罰，敵經此痛擊後，將旗息鼓，全日不敢動靜，特飛機轟炸加劇，並投燒夷彈，企圖焚我偽裝，使砲位露出，此灌救得法，無損失，第四分台台部被炸一角，瓦片紛飛，因人員均在砲，故無死傷。

十九日天氣轉晴，敵機復猛烈轟炸。敵艇二十餘艘，敵艦一艘，再度上航。此為敵艦自經我上次痛擊後，第一次發現於武穴上游；惟今後皆止於九千公尺射程左右，開砲轟擊，而不敢迫近；使我不能再發揮殲滅敵艦的偉大任務。深為遺憾！自本日起，自清晨以及黃昏，敵艦艦砲之射擊，幾無時間斷；而敵機之轟炸，更司空見慣。其所威討厭者，係於炸彈爆炸時，空氣壓力，固

方施展，頭部既受過度衝壓，感覺頭有微痛，耳有微聲而已。敵艇此時愈迫愈近，前頭十餘艇，離封鎖線僅有數百公尺，進行破壞封鎖企圖。作者此時在指揮台，認為射擊敵艇，因為命令所不許，但若封鎖線被敵艇破壞，則又不宜坐視；急用電話向總台長請示，經轉電司令部後，得令開火，各砲又開始咆哮了！敵艇兩艘，立時擊中沉沒，餘皆負創奔逃，我以任務達到，停止射擊，自是得司令部命令，如退數艘敵艇進迫封鎖者，均可射擊，惟每次以數出為限。

二十日情形與十九日略同，敵艇藉艦砲掩護，數度衝上，均被我擊退，我再擊沉敵艇兩艘，下午敵五百餘人，藉敵艦砲火掩護，圖在武穴上游，砲台下游，約七千公尺之北岸堤岸登陸，我軍因拍調結果，前線兵力極單薄，若再受側擊，則有不能阻敵前進之勢。當此千鈞一髮之際，司令部傳來準備向登陸之敵，及××地砲轟擊之命令，此時當用間接瞄準射擊法，第四分台除第一

砲可以射擊，第二砲顯受山形阻礙，不得射擊外。第三二兩砲對向××地區，可否射擊，尚有疑問。作者只得暫離指揮台，在破片紛飛中，前往三四兩砲察明，尚可射擊；而返抵指揮台時，開砲命令已到矣，乃向指定地點轟擊，敵猝不及防，死傷慘重，陣線因而穩定。

二十一日戰事重必移南岸，敵艇多沿彼岸活動，艦砲砲火，亦多集中富池口轟擊。南岸乃步兵第××師防地，被敵猛烈進犯，漸有動搖之勢，入暮，我一部援軍到達，分配南北岸，惜為數無多。二十二日南岸戰局逆轉，敵有越南而背勝山，直取富池口之勢。楊司令應南岸江防守備總隊唐××之請，准於發現敵人在背勝山山巔時，開砲轟擊之，未幾，敵果發現，第四分臺由第二砲射擊，以平均彈藥消耗，敵勢稍挫，敵機以砲火為目標，向第二砲猛烈投彈，煙塵四起，飛沙走石，彈均落在第二砲十碼週圍，幸未直接命中，薄暮，南岸砲臺各砲突一聲狂吼。彼時敵艦射程仍在九千公尺之下，此係

南岸砲臺第一次發射，我當時據情報告司令官。約連發射擊十餘發，計射百餘發，彈均太近。論者咸謂因敵艦持彈實在，及敵機發覺目標。此時司令官，以恐傷南岸岸有不守敵衆，急令停放，既晚，唐××來電話，感謝我日圓砲攻退敵人，並稱彈着點甚準確，皆在所欲擊破之地點；現敵人利用黑夜又見猖獗等，旋語我得令再向背勝山射擊。午夜，富池口竟以失守聞。田一總臺星夜轉報北岸，改充步兵任務，守衛馬口一帶。

二十三日南岸我軍退守半壁山。富池口失陷後，國家鎮要寨已屬不整，且南岸山高，地勢於我不利。除上游江邊之新泰馬口敵艦攻不破，仍在我手外；已形四面受敵之勢。但我死守之心已決，故亦不受動搖，沉着應付。自作戰起，迄今十餘日，僅清早黃昏進以稀飯，日間停炊，用炒米餅乾乾腐度饑。晚間復煮稀飯沙土參半，但仍供不應求，所謂餓不擇食是也。本晚司令部傳來某最高當局命令，限令再堅守三日；至五日；司令部並囑將

幅重加以調整。守要塞核心陣地之龍團長，即於本晚陣亡。二十四日天色初曙，作者適在指揮臺外山上瞭望，忽見南岸砲光閃灼。未幾，一彈爆炸於身側，拾一小片尙火熱，旋入指揮臺以避破片。原來敵人已在背勝山架砲，實施側擊。司令官聞報，以敵砲側擊，且距離僅二千公尺左右，斷不可忽視，限令可耗彈數十顆擊燬之，三四兩分臺，各依令向敵砲位狂轟。此次開砲耗彈數目

爲最多之一次。敵人經此狂轟後，始終不敢還擊，此可證明敵人所受之損失。二十五日敵攻擊益急，敵艦艦砲之射擊及飛機之轟炸，益見增劇，四分臺第三砲，地形稍劣，彈片迄今可積成十餘担。敵彈亦有着地尙不爆發者。三分臺指揮臺前，亦落一彈，未曾爆炸，直徑約爲六英寸，敵艦每次投彈，多在數十顆以上。炸彈重量，輕重均有。三分臺第×砲，被敵彈直接命中。藥庫庫交通線全燬，砲身傾側。下午，全部電話網，被敵炸斷，電話不通，四分臺臺部迴圈，落彈數十枚，除台長室一

角外，餘均變成瓦礫場。隔牆×連連部，爲敵彈所中，立時燬滅，地陷丈餘，週圍半徑約二丈。敵所用炸彈重量，由此可見一斑，電話網至晚間修理暢通，田家鎮原配有高砲四尊，但遠在敵陷廣濟進攻時，即先奉令移撤，僅餘高射機槍排一排。敵機在空中逞兇，故益無忌憚。本晚司令部送來硫酸水十餘瓶，以備萬一必須燬砲時之用。

二十六日敵繼續猛攻，我軍防線逐漸縮小，但秩序井然。三分臺又一砲，被敵彈摧毀，敵艦不時沿南岸上駛，我亦有向之射擊。計敵佔奪南岸，迄今已三天；日間因懼我砲擊，敵艦不敢進行破除封鎖線工事，但在夜間，因我無探照燈設備，敵艦不無利用黑夜，靠近其南岸佔領區，破壞封鎖線，開一小道，以便敵艦敵艦上航之企圖。封鎖線接近南岸之一端，所露出水面之浮標，漸見減小，此爲敵人確有壘項企圖之明證。二十七日敵在正面進至離砲臺僅二千公尺之遙，時得復由我左翼，

側襲田家鎮市集，得聞遙聞之馮家山，此爲戰術上之迂迴，敵若得逞，則其四面合圍之計劃，我有全數被其消滅可能。此時再由正面抽調力守，砲臺守衛步兵，再減至僅餘一班，四分臺×砲，被敵炸壞，敵機之轟炸，雖仍同樣猛烈，入晚司令官來電話：令加緊防禦，遇有目標，即可射擊。是晚，夜色朦朧，視線不清，我又缺乏探海燈或照明彈之助，深恐敵人乘機衝破封鎖線，乃以小發彈藥，不時向封鎖線附近江面發射，以防萬一。夜深三時許，敵艇十餘艘，突由富池口向砲臺江邊衝駛，有強行登陸企圖，我海軍砲兵，早已準備一切，及能窺見敵人氣艇時，固已近在咫尺，但沉着應付，不慌不忙。開機槍向敵艇掃射。敵知有備，負創奔逃。原來敵艇該夜已沿南岸，過賈達洲內河（靠近富池口砲臺）泊富池口，圖出我無備，俟隙在砲台前登陸，在敵以爲妙計，結果徒自招損失而已。

二十八日清晨，江上發現草堆十數，從上游順流而

下；遠視之，以爲敵人之橡皮艇，及近漸，並用鎗鏡探視，又不過草堆之狀。孤一參半，乃以機槍向之掃射，亦無動靜。未幾，司令部電話，謂現有敵水陸兩用坦克車，在馬口附近，向岸上開機槍掃射，希嚴防等語。情電話轉折遲緩，被敵漏網，實深抱恨！本日敵繼續進迫，侵佔盤塘，與砲台僅山上山下之隔，但無勇氣衝上，以全力進攻馮家山陣地，仍不忘包圍，收獲戰果的迷夢。我方拚力堵截，乃止於離江邊尚有一千公尺左右，不得再進，敵機敵艦仍猖狂逞兇，三分台口砲，四分台口砲，又被炸壞，四分台指揮台一角，亦塌陷，堅持約至下午七時，楊司令來電話，令迅即破壞轉進，我以彈藥援窮無賴，不得已忍淚退出，轉進時秩序甚佳，一切儀器槍枝，並手榴彈數十箱，步槍彈全數搬出。

田家鎮要塞落於敵手，迄今已一年有五月，思之猶有餘痛！但在我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盡量消耗敵人」的最高戰略之下，田家鎮一役，仍有偉大的收穫。瀝敵擊

官人，於前年十月發表談話時，曾公開地承認：「二十七年九月間所用炸彈的噸數，超過前此所有一切紀錄，即淞滬戰役最酣之前一年九月，亦不足與之比擬」，在敵人以為藉此向列強耀武揚威，其實正是敵人消耗的目供，尤可見敵人損失之慘重，此外並造成支黨領北及大

別山脈我軍主力陣地的任務，使南北兩翼我軍均獲挺進而地位變成突出時，仍能巨量消耗敵人，阻止其西進，達十九日之久，並使我軍得以從容調整陣勢，造成第二期抗戰的有利形勢，它最高當局譽為「國軍之精銳」同時也發揚了我海軍砲隊英勇抗戰的偉大精神。

葛店爭奪戰——海軍要塞抗戰實錄

高秋民

自田家鎮撤守後，葛店便成為長江的鎖鑰，三鎮的門戶了。當時由海軍派隊將該處港道堅固封鎖外，並設砲台兩座於黃家磯，（稱的一窩）及白虎山（稱第三窩）兩處。第一台裝有×寸半至×寸之海砲共×門，台長是海軍×校方×，第三台裝有×寸海砲共×門，台長是海軍×校程××，所有三百餘員兵均由×××××調派，時筆者係第三台的×××。此外尚有第一台，裝有×寸半高射砲×門，由陸軍砲兵担任，亦歸××要塞司令部管轄，要塞司令係陸軍××劉××。去歲十月十五日下午，敵艦九艘，發現於封鎖線外圍，距離在二萬碼以上，程台長即命有少數駐在山麓臺部之員兵，亦搬上×位及交通壕內聽令。砲兵日夜不離砲位，一切入於戰狀態，全臺員兵認為殺敵報國之機已到，不讓田英勇抗戰之功績，專美於前，祇待敵艦駛近射程範圍，即予以

迎頭痛擊。時本臺另派一部士兵伏江邊壕內，作為護臺隊，以防敵寇登陸，蓋當時葛店我駐防部隊，僅有五十師一部，及曾在馬當殺敵，海軍守備總隊等，而護臺隊則未之有。十六日，敵機開始狂炸黃家磯及白虎山砲臺，自早晨九時至下午四時，均有數十架敵機輪流擲彈，幸我防空壕建築堅固，加以我高射砲隊之準確射擊，影響於敵機之投彈誤差甚大，故我方損失極微，十九日影敵艦駛近封鎖線，測其距離，尚在射程範圍以外，惟敵時派小型汽艇數十艘，活動於江面，我已嚴加戒備，敵不敢迫近。二十日，敵步砲隊迫近葛店，敵機四十餘架，大肆虐炸，臺上指揮所與各砲位之通訊設備，均被炸燬，臺長遂命指揮所官兵，分配於砲位，採取單砲指揮，以資應付。該時敵艦亦駛近射程範圍內，各砲即開始對敵射擊，同時敵艦亦對我發砲數十響，旋復退去，

二十二日下午，敵艦四艘，復徐徐駛近封鎖綫，被我瞭望兵所發察，我砲隊即以密集砲火，向敵領導艦轟擊，約半句鐘後，濃煙起自敵陣，衆料該艦已被我命中。至是晚九時許，劉司令通電各臺略云：「頃據前方報告，敵驅逐艦一艘，被我砲隊擊沉，實堪嘉獎，我員兵應本此種精神，繼續努力，爲我要寧寧光。克盡軍人天職」等語，始信下午所見冒烟之敵艦，確已被我命中也。以故全臺員兵之作戰精神，更爲抖擻。二十三日上午，敵輕速小汽艇二十餘艘，分隊突入我封鎖綫內，有強行登陸模樣，我隊即以子母砲彈，對敵痛擊，不十分鐘，即望見汽艇數艘廣彈翻覆，餘艇紛紛轉向遁去。是夜又有十餘敵艇，復施故技，迫近岸邊，經第二台發出照明彈搜索後，我即發覺目標，再予激烈砲擊，敵又不得過而遑。不料二十五日於葛店對岸，突發現敵人砲隊，在數十架敵機掩護下，向我猛烈攻擊，我砲隊仍維持鎮靜，對付敵人江空陸三方面之威脅，而第三臺之一砲與第

二臺之兩砲，並一部員兵，卽於是時壯烈犧牲矣。（是日，敵騎即入漢口市矣）二十六日下午一時，敵步兵將我砲隊三面包圍，（除一面朝江），向我進迫，時要臺司令都周參謀長，曾來電話查詢戰情，方臺長即堅決答覆曰：「敵已迫至四百碼範圍內，我決抗戰至最後一彈」，至是素在海上服務之水兵，亦勉盡力試陸上步兵之戰鬥，約六時許，劉司令命令機砲突圍，我砲隊即將各砲及配件澈底毀壞後，沿江邊衝出，我敵犧牲均極重大。

突 圍

是晚，我砲隊數十員兵，沿江向武漢步行，及至青山，時已半夜，寂寞慘淡，聲犬不聞，思欲尋詢鄉民武漢情況若何，勢不可得。於是休息片刻，繼續前進，翌晨（二十七日）約七時，予等先抵武昌，即想渡河到本軍機關集合，奈無船隻，遂決計沿江步行至漢口，時空中有敵機十餘架，低飛偵察，而街上儘見驚慌小販散人

而已。行未數分鐘，即聞人傳說：「敵人已經來了……」：敵人已經進城多時了！我們何以爲無稽與造謠，置之不理。隨後，不幸間路於漢奸，把我們引到敵寇駐紮的地方去了，當我轉過屋角，看見敵寇時，（祇隔十餘步，站着兩個上刺刀哨兵，另一個拿着駭克鎗，好像帶班的，左手還招引我進），驚訝爲不對，即將褲袋裏勃郎林手鎗拔出射發，當場被破傷一敵哨兵之腰部，隨即撲地，我立刻回頭跑了幾個轉灣，目標就被屋子遮住了。約過半分鐘，就聽見四面機鎗的聲音，在這鎗林彈雨當中，眼看我的士兵，都被犧牲或被突散了。我跑了幾百碼，又遇見幾個漢奸，（或許是敵人的便衣隊），向我開鎗，我又跑了幾個轉灣，經過屋後廁所和田地，到了東湖邊，混身泥水，跳上獨一的破小划子，（已載三個難民，並五七師三同志），離岸而去。到了七八里之遙的對岸，又碰着敵寇數隊搜索隊，我們就伏於湖邊的野草中，約三個鐘頭，敵人約距半里地方搜索過去。那

夜，我們離開了該地，向咸甯縣開小路前進，希望能夠到達長沙。在路上見着不少的屍身，大概都是散兵和當地年青人。如是晝伏夜行，走了十餘天，繞行達武曠和咸甯交界的地方，名叫高橋。想不到又被當地的土匪，攔住去路，不得通過。尙幸我在後面，還沒有被搜索，因此我們折回至離山坡車站東十餘里的一個小街（保福祠）附近的破廟中居住。與乞爲仇。當時我身上還有錢維持，利用乞丐爲我打聽消息和路。

海軍軍人作陸上游擊

我在破廟中住了個多月，認識了當地的涂福文（聯保主任）徐春榮等，往返甚密，他曾對我說：「我們這里也有救國組織，不過我（聯保主任自稱）對軍事方面沒有什麼認識，你既是軍官，如果你暫不離開這地方，何不來幫我們的忙，把這小團體的組織和訓練管轄一下！」我聽了之後，馬上就決定參加。當初那個團體不過二十餘人，步鎗二十五枝，輕機鎗一挺，名義是一個中

隊。三個月後，我們擴充至百五十餘人，步槍百三十餘枝，輕重機關鎗共七挺，駁克鎗十二支，名義為一大隊。我們所以能够在短時間內，把這團體由二十餘人擴充至百餘人，是因為我們一方面注意民運工作，使當地一切願做亡國奴的青年，自動的來參加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對別部份的游擊隊，表示誠摯的態度，願與合作。所以那附近的幾個小團體，陸續都來與我們討論合併的問題，結果都成了功。至於給養問題。都是由當地慷慨熱腸的士紳，（魯斗南況公僕等）負責募捐，隊員除了有飯吃外，每月大概還有二三塊錢零用，我也是同他們一樣的。

涂家腦賀勝橋奇襲功成

本年五月十四日早九時，駐金牛鎮之一部敵人，由該鎮維持會會長黃××並小黃姓兩名，引來到距該鎮約十七里的一條小街涂家腦，意圖勒款五千元，並要求該街即速成立維持會及發難民等。那時候我們就駐紮於離

涂街約三里的村莊裏，當敵寇到達時，我們馬上就看得着詳細的報告稱：「敵人數約五十餘，漢奸六名，除四挺輕機關鎗外，餘均係步鎗」。我全隊立刻武裝集合，離開駐紮地，經過十餘里羊腸小徑，到達王家橋附近。這橋位於金牛鎮與涂家腦之間，是敵寇回去必經的要點，橋左為梁子湖汊，右側為鹽林小山，我們就佔領着這個小山，佈陣以待。各隊員磨拳擦掌，躍躍欲試。到了十二點鐘，還沒有看見敵寇經過，正在疑惑會發生變化的時候，又得着一個報告說：「因涂街即時籌款五千兩難，敵正在街上逞兇」等語，越一句鐘後，果見敵前來，當到達橋邊，距離只四百碼時，我們以密集火力，向敵猛擊，敵倉皇無備，紛紛應彈而倒。殘餘之敵，跳伏路旁，猶作困獸之鬥，至下午三時，我以游擊戰術，不宜長久作戰，故即引退。約半點鐘後，敵人果增援二百餘人，把我們所佔的山地圍住，想不到我們已經轟然逃去了。那一次經過，計共斃敵三十三人，（傷在外）漢